



## 广场展销会

□王梁

单位附近的露天广场，时不时便会举办展销会。铁架子一搭，防水篷布一罩，连成片的临时展馆一夜间就占据了平时用来早锻炼、广场舞的空地。然后，各种南北特产、日用杂货、海鲜禽肉、衣服鞋帽乃至红木家具等等摊位进驻，广场入口照例会撑起一巨型拱门，有时还会升起几个曳着广告飘带的硕大气球，一律大红色，加上扩音器里反复播放的广告录音，很好地烘托了一种热闹的氛围。

展销会一般会持续个十天半个月，而且经常会延上一两天，可能是组委会为了平息各摊主因为生意清淡而生出的抱怨，多摆两天相当于抵消了部分摊位管理费，反正对于组委会又没什么损失，老百姓也不会有多少意见。唯一可能强烈抵制的大约只有那些习惯在此锻炼打卡的市民，据说有一年还上访到了政府管理部门。

逛展销会的常客基本都摸到了一条规律，就是“先高后低”，越往后，尤其到了最后一两天，价格逐渐松动，甚至大幅下滑。所以很多人前期只是来转转看看，摸个底，物色一些心仪的购买对象。面对摊主的热情推销，浅尝辄止，笑而不语，不置可否，心想着你现在的价格可是水分很大，最后一天来看你是否还能如此牛气坚挺。也因此，最后一两天的市场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，各种“挥泪价”“清仓价”虽然让人少付了些钱，但多受了些罪，购物体验差了不少。

一年到头，大多数展会皆是这一套路，当然也有速战速决的，那便是一年一度的年货展销，说好几天就几天，准时结束，绝不拖泥带水，而且价格也比较稳定，难得出现大跳水。这是因为年货是刚需，临近年关，大家都很忙，要买的也就赶紧买了，摊主们也都要辗转多地赶场，这边收摊那边紧接着起摊，到某个时间节

点，不管卖家买家都得回家张罗过年呢。

单位里像我这样经常光顾广场展销会的少见，大家都不屑于去这样的地方购买类似于地摊货的东西，觉得那里的货色低廉，跟自己的年龄、身份和气质不搭，所以看到我从展会里出来或是手上提着一大袋小袋的物品，不免招来一番打趣甚至奚落。不过我也习惯了，听之顺之，自己喜欢就好，都是普通人，不需要端着。

自然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广场展销会瞄准的确是特定消费人群，以中老年、中低收入、行为传统、自给自足的人为主，难得见到时尚年轻、大富大贵的顾客，这些外在表象显而易见。而我呢，差不多就在这个行列，至少具备若干特征，所以我觉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，反之如果那次展销会我不去赶下场子、买点东西，倒会有些不太习惯了。

其实，有段时间我对这里的展销会是有怨怒的，起因自是买了不好的东西，甚至可以定性为假货、伪劣商品。第一次是多年前一双冬天的羊毛军靴，摊主是个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，如簧之舌将鞋子说得如何如何好，看上去、摸起来也还不错，就掏了150元钱买下。后来穿上了才知道，皮是假皮，毛是假毛，冬天着脚冰凉凉，尤其是那刺鼻的气味刺激得人流泪打喷嚏，令我气愤不已。第二次是一件皮衣，说好像是绵羊皮，穿了没几天领子、袖口就起花掉漆了，还闷气，实乃人造革无疑。来年的展销会上，我还特意去找摊主，

想要个说法或是骂上一通，但始终寻不着，可能他们就是打一枪换一地的主，不诚信，不道德。

这两次经历让我产生了免疫力，之后的展销会，对摆在会场入口的琳琅满目的衣服鞋帽摊正眼都不瞧一下，直接进到里面的日用、特产、食品摊位，那里的货品基本还算可靠，而且品种多样，东西南北中的特色商品都有汇聚，云南的毛冬青、四川的腊肉腊肠、新疆的红枣枸杞、东北的人参鹿茸、山东的海参海鲜，值得挑挑拣拣。品尝原汁原味，借此领略各地的风味特色，也是一大收获和乐趣。

最近两年我的购货单里，保健食品占比较大。展销会的好几个摊位都在卖类似产品，各种药材食材，经过一定的配比组合，用机器打成粉，据说经常服用可产生多种疗效，如降糖降压、祛湿生津、助眠稳心、清肺养肝，不一而足，如此神奇显然存在夸张、误导的成分，但依然吸引了很多人围拢来，百元四斤、五斤这样称回去，都是怀着一份美好的心愿，为自己、为家人的健康祈福，信则灵，不信则无。母亲卧病在床，牙口不好，这些粉状食物于她而言更为适宜，真心希望如店家所言能给母亲衰朽的身体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。

如今，网购、社区团购盛行，大型商业广场也遍地开花。但我觉得这样的广场展销会依然保有它的生命力，满足着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口味，也留存了一种商业业态和市民文化。

## 那一件毛线背心

□张光明

在我大大的衣橱里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羊毛衫、羊绒衫。那件毛线背心突兀地躺在衣服堆里，无论是材质，还是色泽抑或款式，都显得那么不合群，仿佛是个世纪的遗迹。

背心不大，只覆盖胸腹，但是很紧身。它不像风衣或者羊毛衫一样，外边轮廓时尚阔大，里边却空荡荡地透着风，让人感觉到虚冷。小背心会牢牢地把身子包裹起来，一点都不透风，保暖效果特别好。其实我还没有穿上它的时候，一股暖意已经在我心头升起了。

那件毛线背心已经有些年头了。那时我刚刚在学校教书，生活清苦而艰辛，平时也不太善于照顾自己，于是常常胃病发作。得了胃病的人，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瘦，瘦了之后衣服更不贴身，所以特别怕冷。每每秋凉初起，衣服外面寒风飕飕吹，好像从心里吹过一样，从里到外都是冷的。那时候年轻，又好面子，当别人还是长袖飘飘的时候，如果我穿一件大棉袄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即使在寒意料峭的初冬时节，迫不及待地穿上了羊毛衫加大棉袄，似乎空虚的底里依然挡不住寒气袭人，于是胃就更难受了。

母亲常常因为我的胃病而夜不成寐。找名医、煎中药，黑黝黝的药渣倒了一罐又一罐，她始终眉头紧锁。帮我找到治胃病的方法，是她那时候唯一的人生目标。后来，她听得到一个医生说胃病重在保暖，千万不能让腹部受凉。她仿佛得到了一剂灵丹妙药，回来兴奋地告诉我，说要给我量身织一件小背心，只保护胸腹，防止腹部着凉。而且因为手臂上没有，穿上大棉袄后让人瞧着也不显得臃肿。

我常常回想起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戴着老花眼镜织毛线背心的样子。两根细细长长的骨针在她手下飞快地交织、飞舞着，仿佛初春时节欢叫于天空中的双燕一般——她那笨拙的双手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灵光与流畅。只是那满是沟壑的粗糙龟裂的皮肤，不时把崭新的毛线勾出一条条毛茸茸的细线来，不时打乱她那欢快的节奏。于是她又把老花镜凑到毛线打结处，慢慢地拆解起来，那种耐心与宁静，一如朝圣者虔诚的灵魂。不到一个礼拜时间，母亲就把一件崭新的毛线背心送到我手上，而且一定要看着我穿上。前瞧后看，她一脸都是欣慰的神色，仿佛终于放心了。

新毛线确实很暖和，但是让我更感到暖和的，是母亲对儿子拳拳的爱。我也曾很不懂事地问过母亲，既然织毛衣，为什么不织保暖效果更好的羊毛衫呢？母亲很歉然地对我说，年纪大了，已经学不会织羊毛衫了，只能织看上去有点落伍的毛线衫了。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了，羊毛衫羊绒衫买了一件又一件，却常常是买了又丢，丢了又买，有些后来不知道塞到哪个角落了。倒是母亲织的那件落伍了的毛线背心，总是显眼地躺在我的衣橱里。我基本上每年都穿，不仅仅为了保暖，更为了那种母子连心的感觉。

天气渐渐变冷，我又把母亲的毛线背心穿上了。真的很暖和！